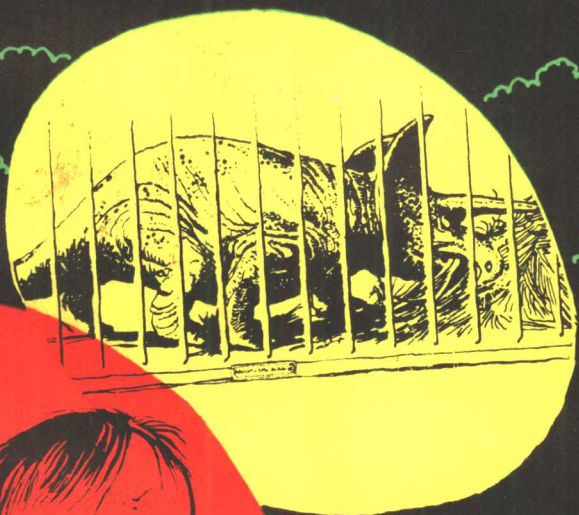


奇异的蛋



奇 异 的 蛋

〔美〕奥力佛·巴特沃司著

李明书 张正坤 译



The Enormous Egg
By Oliver Butterworth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责任编辑：李浏文
封面设计：安振家 何翠萍
插图：王美荣

奇 异 的 蛋

〔美〕奥力佛·巴特沃斯著

李明书 张正坤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32 毫米 1/32·印张 48/16·插页 2·字数 75,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100

统一书号：10093·529

定价：0.26 元

第一章

我叫内特·特威切尔。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古怪，不过，已经叫了十二年，现在大家都听惯了，特别去年夏天我们镇上出现那件大事以后，人们更加习惯地这样叫我了。我家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自由镇，那是一个小城镇，镇子里只有一条街，街道两旁有几间房屋，有一家店铺和一座教堂，除此，再也没有什么了。噢，对了，差点给忘了，还有一所学校呢。我们自由镇离缅因州只有三英里，爸爸说，我们自由镇虽小，也和康科德市一样，都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部分。爸爸还说，这里一定会出现一个^{***}人物。

爸爸在镇上办了一份报纸，报纸名叫《自由哨》。它是一份周报。每次出版我们都要给在埃芬翰、奥西比中部的人们寄去一些。我想办报纸赚不了多少钱。但我家养有几只鸡和一头羊，还种了一个菜园，这些帮了我们不少忙。

去年夏天，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让我从哪开始讲起呢？看来还是从去年春天说起吧。春天到了，珀森斯太太把关了一冬的窗子打开了。大家都知道，冬天她睡觉时总是把窗子关得很严实。直到来年五月，天气暖和了，晚上

睡觉才敞开窗子。爸爸总是一见珀森斯太太打开窗子，便开始在菜园里种蚕豆。他说，这比看农家历书还准呢。

珀森斯太太家就在我家隔壁，我家房后的鸡舍正好对着她家的窗户。每当清晨，我家的公鸡总是把她从睡梦中吵醒，因此她就抱怨我们，并竭力主张要我妈妈把公鸡杀掉。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妈妈说，我们真不该养这么一只老公鸡，扰得邻居不得安宁。爸爸觉得本来这算不了什么，但因为珀森斯太太一直让我们在她家的后院放羊，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让公鸡打扰她的好。妹妹辛西娅说，这只可恶的老公鸡是养还是杀她才不管呢。我呢？因为已经养了它六年了，我真喜欢它。听大家说要杀它我真急死了。它是我叔叔朱利叶斯六年前从他所在的波特普雷斯农场拿来送给我们的。听说是新罕布什尔红种鸡。它的脾气十分暴躁，眼睛里常常射出野性蛮横的目光，一有机会就拍打起翅膀，追啄小妹妹，难怪



我说，我们要想个办法不让大公鸡在一大清早打鸣。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养着它，只要珀森斯太太可以睡好早觉，也就不会有什么埋怨了。

“公鸡啼鸣报晓是它的脾性，”爸爸说，“你有什么办法叫它安静呢？”

“我们难道不能在夜里把它关在一个什么地方吗？”我试探着说，“把它关到地下室去，那里黑洞洞的，让它感觉不到天亮，它也就不叫了。”

在室内养家禽，妈妈早已烦透了，因此，她不赞成我的想法。尽管我一再保证每天早晨打扫鸡笼子，她还是不答应。但是爸爸同意试试再说。

“不管怎样，”他说，“我们不能不经审讯就进行判决。如果我们在自由镇开了先例，那就会给我们国家其它地方造成不好的影响。”

最后妈妈同意让我试一下。不过，这样一来我可有活干了。每天晚上我把大公鸡抱到地下室去，第二天白天再把它放出来。我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伊齐基尔。它用的是我大爷的名字。爸爸说，家里保留这样一个名字很有意义。

从那天起，我天天把伊齐基尔抱上抱下，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每天黄昏，我去捉它的时候，总是乱飞乱跳，当我捉住它往笼子里放的时候，它便拼命地拍打着翅膀，尖叫着。有时翅膀把我的脸打得很疼。老公鸡每天晚上都要闹一气。经它这么一折腾，鸡毛、尘土满屋飞，母鸡们也都受惊

飞了起来，乱作一团。就这样天天如此，我也感到有些厌烦了。有时我想，为了这么一只鸡，犯不上这么干；可回头一想，这是自己出的主意，不干多叫人笑话呀！不能说话不算数，就这样，我坚持下来了。而地下室周围的鸡毛也就越来越多。大约在早晨三点钟左右，你就会听见伊齐基尔在地下室叫，不过这声音相当低沉，邻居们再也不说什么了。

六月中旬左右，鸡棚里出现了一件怪事情。将近一个星期，我发现笼子里的一只母鸡样子特别怪，形态很反常。它变得体态臃肿，大腹便便，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的。身上的羽毛都竖了起来。它的性情似乎也变得焦躁不安，一刻也不肯安静下来。爸爸认为，它定是要想孵蛋，叫我把它从窝里赶出去。但我仔细地观察，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它怎么会变得这么大呢？这也太大了。后来几乎都快走不动路了。见到它这副样子，当它一爬进窝时，我真不忍心把它从窝里赶出去。又一周过去了，它趴在窝里，肚子越鼓越大，可能它自己都感到奇怪。

一天早晨，我把伊齐基尔抱到院子里去的时候，我来到鸡棚，探头向里一看，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里面有一个大得出奇的蛋。哎呀，它也太大了，它几乎占满了整个鸡窝，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蛋呀！老母鸡在笼子边上摇摇摆摆地走动着，眼睛盯着那个大蛋，好象也在纳闷，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艺儿。我用手摸了摸，蛋壳坚硬，好象个海龟蛋，但稍长些，比海龟蛋大，有点和香瓜差不多，

或许还要大些。

我急忙跑回屋里，大声喊着，我家老母鸡下了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鸡蛋。说完我又急忙跑回去，好奇地看着，生怕它爆炸或出什么事。家里的人听到喊声，都争先恐后地跑到鸡笼前。在他们赶到之前，我怕这个大蛋会不翼而飞了。我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大蛋仍在老地方。老母鸡趴在大蛋的上面，似乎想用自己的全部羽毛将蛋盖住。由于蛋太大，使它感到很为难。但不管怎样，它还是尽力地捂盖。看到这种情景实在叫人又怜悯又钦佩它。

起初，爸爸还以为我和他们开玩笑呢，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当我把母鸡从大蛋上抱起来，让他们细细地察看了一番后，大家才确信那是个真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蛋。爸爸看看蛋，挠了挠头；又看看鸡说，“这怎么可能？它简直和鸡一般大了，它是怎么生下来的呢？！”

“我们拿它怎么办呢？”小妹辛西娅在一旁问道。

“拿它做早餐。”爸爸建议说，“煮熟这么大一个蛋得用多长时间呢？”

“我们不能用它当早餐，”妈妈接着说，“我看它象个蛇蛋，我可不愿在厨房里煮这东西。”

“哪有那么大的蛇呀？”爸爸说。

我说，我们不如把它留下来，让老母鸡去孵，孵出来我们就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了。

“不会是个好东西，我敢肯定。”妈妈赶忙说，“它是个可

怕的东西。你们听着，如果孵出来是个鳄鱼或者是个爬虫之类的玩艺儿，我们家一分钟也不能留它。”

“就这样吧，太太。”爸爸一边说一边向我眨了眨眼。“我们担保，不会把龙带到屋里来的。”说完，爸爸把老母鸡抱到



大蛋上。老母鸡在大蛋上站不稳，老打滑，还不时地拍打着翅膀，竭力保持平衡。

大家回到了屋里用早餐。爸爸说，除了本地的一些新闻外，这个大蛋可以给他的报纸增加一些新鲜材料。

辛西娅对这个大蛋好象不怎么感兴趣，但如果她要是知道孵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她也会激动的。

第二章

照料这么大的蛋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麻烦在于它太大了。可怜的老母鸡不知怎样摆弄它才好。你知道，母鸡在孵蛋时总是不时地将身下的蛋翻过来翻过去，使每个蛋的各个部位都能均匀受热，我想这个道理谁都明白。爸爸说，在你写文章的时候，不能想当然地凭空而写，因为你不知道谁会来读它。假如我要讲的东西你早已熟知，你尽可以跳过这一段看后面的。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城里生活了一辈子，对母鸡怎样孵蛋是不太懂的。所以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应该一面讲这桩事，一面作解释。爸爸做什么事都是深解其意。他是办报纸的，做事从来都是有的放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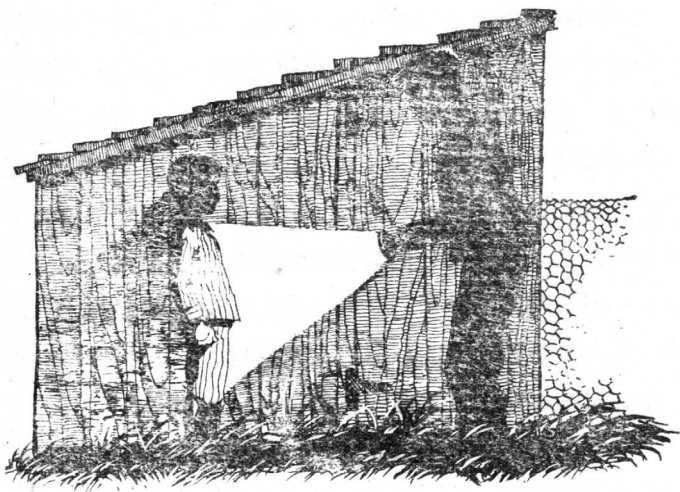


蛋太大了，老母鸡怎么也翻不动它。没办法，我不得不一天三四次地跑来帮它翻。为了保温，我还在鸡窝的四周放了一些干草。白天，我忙得团团转，但我和母鸡配合得很好。那些天，碰巧学校放假，不然也是干不了的。遗憾的是我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钓鱼时间了。每次我把船划到湖中心，还没等钓上鱼来就到了翻蛋的时间了。有时几条翻车鱼偏偏上来捣乱，钓上来还得把它们再扔到水里去。如果我出去的时间长了，不按时回来翻蛋，老母鸡就变得坐卧不安起来。看样子，它大概是希望我能准时回来帮它翻蛋。起初我担心它没有那么大的耐性，可它倒一直坚持着；我也一样。

夜里，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爸爸妈妈都不同意我半夜起来给母鸡翻蛋，怕影响我的睡眠。他们是对的。但我已下了决心，一定要做到底。为了要看看这个大蛋究竟能孵出什么东西，我几乎什么都能做。你知道，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爸爸说在睡觉前他去翻一次，还说，早晨我起来后再翻一次，其余时间听天由命算了。当时我对爸爸所说的“听天由命”有点不解其意。

什么事都巧，一天夜里，因为我的腿被毒藤划了一下，疼得我睡不好觉，索性起来去翻蛋。当我走到鸡窝时，正好碰见爸爸。他不好意思地咳嗽了几声，嘴里说天气太热，睡不着，出来看看有什么事情没有。这时，我看见厨房里的钟正指在三点上。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问爸爸是不是天天都起来到鸡棚去，爸爸只顾埋头吃饭并用汤勺在碗里搅和着，象是发现了什么钮扣之类的东西似的。过了一会，爸爸说，他睡不着，出去走走，顺便到鸡棚看看，鸡蛋再大，他也不至于不睡觉。妈妈听见爸爸这么说，嘴上露出一丝笑意，好象觉得爸爸有些可笑，但她什么也没说。

从那以后，我可真闲不着了。大清早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鸡窝去翻蛋。为了让老母鸡呆得平稳、舒服，我把鸡窝固定在墙犄角，并用栅栏把它同别的鸡隔开。我不时地往鸡槽添食、加水。回屋时顺便从棚子里拿些烧柴。干完这些活天已不早了。等到从地下室抱出老公鸡——伊齐基尔就更晚了。

我还要去挤羊奶。辛西娅说，那个大蛋就够一个人忙的了，她愿替我挤羊奶。她真是我的好妹妹。我知道，她从不愿干挤奶这样的活。

每天吃完早饭，妹妹总是帮妈妈干厨房里的活。我跟爸爸去印刷所。如果赶上出报纸，我就帮西蒙斯先生捆即将发走的报纸，然后骑自行车往城里各处送报。其他日子我就收拾地上散落的铅字，把它放在炉子里熔化。所有的活都干完后，我就去找街对面的查姆匹尼跟我一起去伦湖钓鱼。我不想花太长的时间在钓鱼上碰运气，因为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回家给老母鸡翻蛋。

大约一周以后的一个上午，一个人来到我家，说要看看我家母鸡下的大蛋。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莱康尼亚报社的记者。他想报导一下我家大蛋的消息。我把他领到鸡窝前。他拍了好几张像，还问了我一些问题。当他用手触摸大蛋的时候，老母鸡在他的手上狠狠地啄了几下。他看样子不太高兴，用嘴吮着疼痛的手指走了。

过了不久，又有两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从波士顿赶来。他们说，从报纸上得知自由镇有一家母鸡下了一个特大的蛋，他们想采访点东西。他们还说，他们的报纸一向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怪事感兴趣。他们也拍了一些照片。除了给老母鸡和大蛋照了相，还给我和妹妹拍了一张正在喂鸡的照片。然后问了些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给老公鸡起了伊齐基尔的名字。他们还问《自由哨》的销路情况，

自由镇有多少人口等。有些问题和大蛋毫无关系。问完之后，他们用卷尺量了量蛋，又用随身带来的手秤称了称。测得的结果横宽是十五英寸，重三点五磅。我们留他们吃了午饭，每人一份馅饼。

一周之后，在肯恩教中学的姨妈格雷斯给我们寄来一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剪报，上面印有一张妹妹喂鸡的照片和一张大蛋的照片。照片下面是这样报导的：

自由镇的庞然大物，特号鸡蛋

新罕布什尔州，六月二十四日消息

新罕布什尔州自由镇是一座小城镇。在这个小城镇里却产出了一个特大号的鸡蛋，这是不容置疑的。前不久，自由镇的沃尔特·特威切尔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了一个蛋，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大蛋。

特威切尔先生声称，这个令人惊讶的蛋产于六月十日。母鸡产蛋前显得焦躁不安。蛋的周长约一英尺半，重约三磅半。

特威切尔夫妇有两个孩子。女孩辛西娅今年十岁；男孩内特十二岁。特威切尔先生系《自由哨》报的社长兼编辑。该报在乡下发行量达八百份。特威切尔一家已决定

让母鸡孵这个蛋，并迫切希望孵出东西来。

特威切尔先生承认他无法预测将会孵出什么，但他猜想会是“出乎意料的东西”。

三周过去了。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小鸡应该出世的时间了。但却什么东西也没孵出来。这几天，每隔几分钟我就去鸡棚看一下，但毫无结果。晚饭后爸爸又去了三次，也没碰上好运气。我开始失望了。妈妈劝我不要着急，还说孵这么大的蛋也许要比孵一般的鸡蛋所需的时间长些。

又一星期过去了。妈妈似乎也不抱任何希望了。爸爸显得很沮丧。原来爸爸和我一样信心十足，相信大蛋一定会孵出什么东西来。如今他也一筹莫展了。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爸爸绷着脸，看了看我说，“内特，你是期待那个蛋会出来东西的，是吗？”

“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这些日子，为了照料那个大蛋，特别是喂鸡，把你忙得不可开交。现在看来，你的辛苦要白费了，你说是吗？”我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爸爸走到我跟前，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内特，我们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有时可能会碰到不幸的事，我们要有所准备。这个蛋虽然没有孵出什么东西，但它毕竟是个稀奇的东西，也足以使人们惊奇的了。”

“可我们如何处置它呢？”妈妈在一旁说道。

“这个蛋已不是鲜蛋了。”爸爸说，“我看，我们把它送到

博物馆去吧。他们会把它保存起来的，可能还会在上面放个标签，写上新罕布什尔州自由镇内森·特威切尔赠呢。”

“我不。”我不安地说，“我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蛋也许要五个星期才能孵出来，因为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蛋。这个我看谁也说不准。”

“可你还要等多久呢？”小妹辛西娅说，“难道整个夏天你都想用来看这个老蛋吗？你别忘了，爸爸说过，他要找个时间带我们到弗兰康尼亚峡谷去野营呢！”

爸爸坐在沙发上，伸开双腿，说：“这样吧，内特，这件事你费了不少心，是值得赞扬的，不过已经没有希望了，也不值得再看下去了。你看如何？”

“不行，爸爸。”我说。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却没有底。我是想再给那个怪蛋一周的时间，如果到时候还什么也孵不出来，那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